

梁晓声：作家如果不能超越自己 那也就是一个写故事的人(下)



当代作家梁晓声创作的长篇小说《雪城》

莱蒙托夫、肖洛霍夫、巴尔扎克等等作家的笔下，读到了超越个体的表达，读到了胸怀苍生的博爱与悲悯。他印象最深的是高尔基的《丹科》：一族人迷失在黑夜的森林里，英俊勇敢的青年丹科自告奋勇给人们带路，被黑暗绝望所折磨的人们却因此责怪他。为了拯救他们，丹科取出自己的心，照亮前路，领着人们走到自由之境而倒下，他燃烧的心被毫不在意的族人踩过，落成一地的星星。

“作家不应该是当‘我’郁闷了才来写《郁闷的中国人》，当‘我’觉得生活不安定了才写《忐忑的中国人》。作家是你即使是贵族，也应该感受到别人的郁闷和忐忑。”言谈至此，说话始终不疾

不徐的梁晓声，语气铿锵而坚定：“一个作家，在这一点上不能超越自己的话，那也就是一个写故事的人。”

向文学交出一份答卷

以杂文为抗争的梁晓声，效法的是鲁迅。而一生以笔为枪的鲁迅，最后的句号是一部《故事新编》，在这本戏谑而荒诞的集子中，有他一以贯之的透视与解剖，也多少有些心灰意冷的况味。好在，梁晓声要幸运得多。

“鲁迅一直到死的时候，他的眼里丝毫没有看到中国的希望，他对于中国的前途的失望已经到了极点。我所经历的和鲁迅不同，我看到了变化，看到了还有继续向好的后力。”

见证着现实一点点的改变，梁晓声的心情渐趋平静。于是，他决定回归小说，他要向文学交出一份答卷。“在那座北方省的省会城市，我们就叫它A城吧，20世纪50年代初向居民颁发了正式而统一的城市户口本以后，它出现了，不，确切地说是产生了一个新的行政管理区——共乐区。”2010年，梁晓声开始酝酿一部名为《共乐区的儿女们》的长篇，三年之后，他正式动笔写下了开头。

小说讲述了一个工人家庭的三个孩子的成长和际遇，以及他们生活过的城市、街区、工厂与山村里的众生与变迁。故事开始于1972年，结束于2016年，与梁晓声的人生完全重合，在人物的经历和情感中，也有着他和亲人们真实的影子。梁晓声说，他想通过这部作品弥补感情上的缺失，尤其是父亲去世后，他总觉得要用文字致敬一下他们那一代工人。并且在他19岁下乡以后，家庭重担只靠四弟一力承担，而像四弟一样当年留在城市的普通劳动家庭的青年们，在中国的文学、戏剧、影视中几乎是缺失的，他想为这沉默的一代留下一份记录。

三易其稿，近万页稿纸，五年时间里梁晓声完成了三卷本共115万字。这是他所有创作中规模最大的一次，也是写得最辛苦的一次。他的指甲写到扭曲，后来呈半脱落状态，脑袋上“鬼剃头”一般地掉发，到最后连手也不听使唤了。责编在手稿中发现，第一卷的字认认真真一丝不苟，第二卷时开始慢慢胀开，到第三卷字里行间已经拳打脚踢了。

“写作实际上随着不同的年龄会有一些追求上的变化。最初的时候谁不是从名利那个阶段过来的，中年以后你就要面对文学怎么回事、文学有什么意义，写到老了，短篇奖得过了、中篇奖得过了，这个时候再要为名写作就变得为名所累，变得非常可笑。”用力如此，梁晓声依然无意于讲述一个取悦的讨好的故事，他更在乎的是“影响世道人心”，他想告诉如今的年轻人，他们的父辈是怎样一路走来的。

2017年12月，小说付梓，在责编的建议下，改名为《人世间》，取自未收入出版的梁晓声所写的一篇创作题记。2019年，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在234部参评作

品中，将最高票数投给了这部呕心沥血之作。

作品出版时，梁晓声特意准备了十套书，送给四弟和他的朋友们。2021年，电视剧《人世间》在长春开机，四弟却也在这一年去世了，没能看到书里的文字变成影像。四弟走后，梁晓声给他的朋友们发过短信，说“四弟虽然走了，你们依然是二哥的朋友，依然是梁家的朋友，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”。等到剧集播出，梁晓声也像一个普通观众一样每天守着更新，看到“光字片六君子”的段落时，不禁想跃入屏幕，跟他们喝点酒，听他们侃大山。

“生命是短暂的，它原本缺少意义，我们自己赋予了它一些意义。”梁晓声知道，终有一天他可以再见到四弟，见到父亲见到母亲，而那时人世间或许还有人记得他，也或许没有。“到最后，你不过就是一个过客，如此而已，仅此而已。不要想象自己是一个人物，不要想象自己的那些作品有多么的了不得，我们可以把文学看成一个动态的河流，你就是在在一个时期内河流中的一朵浪花而已。”

来源：中国新闻网